漢魏遺書鈔

序錄

隋志雷氏撰五經要義五卷 梁十七卷

蓮社高賢傳曰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山預蓮社與宗炳等並執奏承旨慧遠法師後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寄書責之曰昔與足下面受於釋和尚今便稱雷氏耶

謨案唐志但載有劉向雜義七卷通義九卷要義五卷別無雷氏要義諸書引要義皆不著撰人姓名卷數亦大不符未知二志孰是如蓮社高賢傳

云次宗著書自稱雷氏則此要義之雷氏爲次宗
無疑隋志在前必更可據今故定爲雷次宗撰並
鈔出後漢書注一條北史一條隋志一條世說新
語注一條文選注二條類聚六條初學記七條書
鈔二條通典一條御覽三條

五經要義

宋　豫章雷次宗撰　　商城鍾學濂校

王者受命創始建國立都必居中土所以總天地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旁制萬國者也初學記

昏闇也且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文選注

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世說新語注

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

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

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北史

天子藉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

也藉蹈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後漢書注○初學記引此文云天子藉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當孟春啓蟄既郊之後躬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立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如社之壇

契母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祀於高禖而生契故詩曰

天命玄鳥感而生商高禖者蓋先王所以祈子孫之

祀也玄鳥感陽而至集人棟宇有孚乳之祥故重其

至日因以用事類聚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授之環以示進退之法有娠類聚引作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左手陽也以陽當就男故著左手右手陰也既御而復故此女史之職也御覽

冠嘉禮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後人道備故君子重之以爲禮之始矣類聚

古者著裘於內而以褶衣覆之乃加以朝服會之時

袒其朝服見裘裏覆衣謂之裼裼之言露可見之辭所以示美成好而爲飾加以朝服謂之襲袒謂之裼

大裘不覆反本取其質也

諸侯黼裘以誓田雜羔狐爲黼文也

天子之笏謂之珽珽然而無屈也（並初學記）

笏所以記事防忽忘（隋志）

韠者舜所制也（書鈔引此下有裳前之蔽也句）太古之時未有布綿（御覽引作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舜冕服既備故復制之示不忘古韠名有三朝廷則

謂韎韐宗廟謂之韠韐韍者大帶之飾非韠也天子朱韠諸侯赤韠韠御覽作韍赤盛色也初學記

凡樂有八鼓謂之革鐘謂之金磬謂之石琴瑟謂之絲簫管謂之竹塤謂之土柷敔謂之木笙謂之匏是謂八音

周禮鐘磬皆編縣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簴謂之堵磬一堵謂之肆春秋傳曰歌鐘二肆此之謂也

磬立秋之樂也並類聚

鼓所以檢樂爲羣音之長也書鈔

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喪禮取其名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 御覽

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謚於其背 初學記

國君及元戎率軍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 御覽

將行者有祖道一曰祀行言祭道路之神以祈也 初學記

太一 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 文選注。初學記引此文云終南山

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乙又事類賦注引此文云太一山在扶風武功縣與終南山相連

王者田獵以戒不虞書鈔

虞主埋之廟北牖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通典

明堂中央爲太室類聚

序錄

隋志晉散騎常侍譙周撰五經然否論五卷

蜀志本傳曰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所著述
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
又秦宓傳曰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爲辨
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
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紀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
文多故不載

謹案本傳周仕蜀歷官太子家令中散大夫以勸

後主降魏故隋志特書晉官亦史家予奪之微意

也書已久亡羣書稱引絶少御覽亦不載其目經

義考鈔出後漢書注通典三條今從穀梁傳注鈔

出一條又詩正義一條禮記正義二條

五經然否論

蜀　巴西譙周撰　　　金谿蔡映台校

國不可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禮十五為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禮媒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晩凡人

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未有嫁者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穀梁傳注

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

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

小紀云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此但別庶子而下言不繼祖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為不繼祖合而言之也

虞喜難之曰禮文三發二言繼祖一言連禰如但繼禰則應三年何緣須祖煩而失要合子於父舍經就迂非事實也然則繼祖者必繼禰繼禰者不必繼祖今連禰於祖以已繼之是繼祖者得三年

繼禰者不得也至於連禰於已以別高祖之祖故

因禰以繼祖別嫌也 並通典

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

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外交禮交禮卽答拜中興

謬從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後漢書禮儀志注

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詩正義引譙周說

父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爲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絕族故知與出母同也禮記正義引譙周說

在巳國則得爲君服斬夫人齊衰若在他國則不得也同上○案此上三條俱當屬五經然否論附錄於此

序錄

隋志晉高涼太守楊方五經拘沈十卷 唐志作鉤沈卷同

晉書本傳曰方字公回會稽人少好學有異才司徒王導辟爲掾遷參軍事方自以地寒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術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沈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於世

文獻通考曰晉楊芳撰五經鉤沈答難申暢自謂鉤取五經之沉義篇第亡缺今缺五篇

玉海曰楊方撰五經鉤沈自序云晉太寧元年撰

鈎經傳之沈義著論難以起滯

按初學記引作揚雄五經鈎沈誤也今從晉書隋唐志定作楊方又據文獻通考云鈌五篇是此書宋世猶存而經義考則云已亡今僅鈔出初學記四條御覽一條

五經鉤沈

晉　會稽楊方撰

聖之生必資於陰陽陰陽之理卽聖人所盡但盡陰陽之理則亘照之本自見此謂不求於自知而理盡自然知者

生而知之者上也問曰孰生而知之乎答曰聖人二儀旣判懸象列暉暉通典引作暉八風有序四氣錯御覽日月而達陰陽之數消捿入節俯仰亘黃彌綸天地之體窮竟有生之機瞻天爲師用醒己心故曰生知不

亦審乎

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無往不中牛非合智之物骨有若此之効（効通典引作驗）

夫霜樹落葉而鴻鴈南飛桃林披華而京鳥先入（並初學記）

夫鳥遊曠澤之地而比翮者萬羣虎居繁林之藪而接豪者千數（御覽）

序錄

隋志鄭緝撰五經析疑二十八卷唐志三十卷

按唐志以此書入法家今其書已亡前人亦未有論說故無可考但如所云甲女子欲入門爲乙門所笮死以爲當坐殺人棄市意此書亦當如春秋決事設爲甲乙以科罪耳故宜入法家今僅鈔出初學記四條書鈔一條御覽一條

五經析疑

宋　　　邯鄲綽撰

漢制先冬至三日晝冬至後三日晝漏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先夏至三日晝夏至後三日晝漏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

先王之制禮樂也制禮以節事修樂以導志故觀其禮樂理亂自知也

聞角聲無不惻隱而慈者聞商聲無不斷割而下事者

夫笙者法萬物始生導達陰陽之氣故有長短黃鐘之始象法鳳凰並初學記

矢絕於弦不可追止執戟在手制之在人御覽

甲女子道逢暴風飛沙發屋惶怖走欲趨乙門凶凶懼欲閉門甲女求欲入門爲乙門所笮死乙何罪吏議以爲當坐殺人當棄市也書鈔

序錄

魏書本傳曰房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晝則樵蘇夜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贍解太學博士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言該典今行於時文多略舉其切於世教者符璽郎王神貴答之元龜引作益之名爲辯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觀

謨按隋唐二志並不載此書目朱氏經義考据册府元龜以房景先五經疑問王神貴五經辨疑二

書各十卷並列而不詳其本末由未檢勘魏書也
今從本傳鈔出原文十有四條

五經疑問

魏　清河房景先撰　　金谿鄭龍標校

問王者受命木火相生曰五精代感稟靈者興金德方隆祥發華渚水運告昌榮光啓祚人道承天天理應賚受謝既彰玄命若契相生之義有允不違至如湯武革命殺伐是用水火爲次遵而不改既事乖代終而數同納麓逆順且殊貞運宜異而兆徵不差有疑符應

問禹以鯀配天舜不尊父曰明明上天下土是胃道

高者負扆四方神積者郊原斯生是以則天不能私其子紹堯不敢尊其父鯀既罪彰於山川殳殛於羽裔化質與鱉用爲羣鋒精不能上乘箕尾而厚尊配於圜陽當升禋之大禮苟存及躬以亂祀典降上帝爲罪鬼之賓奏夾鍾爲介蟲之樂奉天之道不乃有渝乎

問湯尊稷廢柱曰神積道存異世同尊列山見享絺紀前代成湯革命承天當愆陽之運不思理數之有時黜元功於百世且畢箕感應風雨㫺徵尊播殖之

靈而激滂湃之潤升除之道無乃謬歟若拄不合爲
虞夏應失之於前如以歲火宜遷百神可計日而代
求之二三未窺徃旨
問湯旣勝欲遷夏社爲不可武王滅紂以亳社爲亾
國之誡曰神無定方唯人爲王道協無爲天地足依
棄德佛祟百靈更祀周武承天禮存咸秩升后稷當
四圭之尊貶土祇隔牲幣之享就如言之稷稟靈威
誠允聿追之宜社非商祖孝享乃考之咎殷鑒致誠
何獨在斯

問易著革命之爻而無揖讓之象曰玄黃剖判人道爲尊含靈佇化故羲炎元首是以飛龍啓徵大人載就及理運相推帝圖異序虞賓以爲善終順守有慙未盡不顯揖讓之象而著巳日之美豈可兆巨釁爲貽厥之謀訓萬世而開安忍之路求之反衷未識理極

問周禮秋官司烜氏邪若星誅爲明竊焉曰王道貴産法理尚恩舊德見食八象載其美五宥三刺禮經寶其仁是以祿父巨釁殷禮不廢三監亂德蔡嗣猶

存罪莫極於無上逆莫甚於違天行大辟禍不及族理正刑懲止於身何惡當參夷之禍何戾受淪殄之辜

問儀禮繼母出嫁從爲之服傳云貴終其恩曰繼母配父本非天屬與尊合德名義以興兼鞠育有加禮服是重既體違義盡棄節毀慈作嬪異門爲鬼他族神道不全何終恩之有方齊服是追哭於野次苟存降重無乃過猶不及乎

問禮記生不及祖父母父母稅喪已則否曰服以恩

制禮由義立慈母三年孫無緦葛者以戚非天屬報
養止身祖雖異域恩不及已但正體於下可無服乎
且縞冠玄武子姓之服縓練之後縗絰已除猶懷慘
素未忍從吉况斬焉之初創巨方始復弔之賓尚服
緇襲奉哀苦次而無追變孝子孝孫豈天理是與
問左氏傳齊人殺哀姜君子以爲不可曰愛雖從夫
人倫所重保育異宗承奉郊奠而乃肆極昏淫禍傾
介晉之尊恃亂無終殄滅誕鞠之愛齊桓匡翼四方
止存則矩割不忍之恩行至公之法方生貶遠以殺

爲甚而神道幽默禍降未期雖窮効屍朝臣不宜糾
旣事反人靈咎將有所施之取要孰爲優允
問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神不謬享帝無妄尊介
立偏祀猶不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豈可納廢饗之
虞唐虞已往事無斯典三后已降始見其文揖讓之
胄禮不上逼昏礦後燼四圭是主此便至道相承乾
無二統純風旣詖玄牡肆尊禮不虛葦庶昭鬯聞
問穀梁傳魯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
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曰樂以觀風禮爲教本其

細已甚民不堪命齊不加兵屈於周典僖公會之盛
君告誠虔祀穆卜迎吉而休徵不至若推咎於天則
神不棄鑒歸愆於人則頌聲宜替既命龜失辰靈威
弗眷郊享不從配天斯缺即傳所言殆非虛美何承
而制
問尚書胤征羲和詰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合於房
曰衡紀不移日月有度炎涼啓辰次舍無代履端屢
臻歸餘成閏是以爰命羲和升準徂節使晷數應時
火流協運致望舒後律耀靈爽次即官闕永容可爲

愆哀象一差未成巨戾且杪秋豈回星之辰授衣非合璧之月叙食弗當積失加誅律度暫差便遘殄絕仁者之兵義不妄興王赫斯鄰將有異說

問毛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曰日月次周行舍有常分至之候不爲愆咎今同之辰而爲深戾者專以金木相殘指日成釁推步不一容可如之若適見正陽日雖戊午生育相因猶以歸母但以陰陽得無深忌乎若爲忌也朔亦應爲災如不忌也辛卯豈獨成醜且舉凡之始以屬月時繫之在

日有爽明例義不妄構理用何依

問論語河不出圖泣麟自傷曰聖人禀靈天地資識

未形齊生死於一同等榮辱於彼我孔子自生不辰

從心告齒樂亞既修素王斯著方與吾已之歎結反

袂之悲進渉無上之心退深負杖之懼聖達之理無

乃缺如

序錄

隋志樊文深撰七經義綱二十九卷七經論三卷質疑五卷唐志樊文深七經義綱畧論三十卷

案隋志又有五經大義十卷後周縣伯中大夫樊文深撰其七經論北史本傳作七經同異論樊文深御覽引作樊文淵當避唐諱諸書俱少流傳經義考云樊氏義綱見於類書所引者僅三條今檢珠毋條見初學記五兵條見御覽若孔子稱天子之德見藝文類聚本引帝王世紀非義綱也故祇

從經義考采錄

七經義綱

後周 樊文深撰

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者稱帝德合仁義者稱王 經義考

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 初學記

車上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步卒五兵戈殳戟酋矛

御覽

序錄

困學記聞曰春秋正義云傳咸爲七經詩王羲之寫今麟按藝文類聚初學記載傳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四言而闕其一當指尚書謨案朱氏經義者以傳咸七經詩標目入羣經門今故仍鈔出類聚五條初學記一條以備羣經一種

七經詩

晉　北地傅咸撰　　金谿蔡映官校

孝經詩曰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其一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不議則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其二

論語詩曰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其一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爲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其二

毛詩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允君子大猷是經其一聿修厥德令終有淑勉爾遜思我言惟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其二

周易詩曰畀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修業既有典常輝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其一

周官詩曰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其一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職以聽王

命其二。
並類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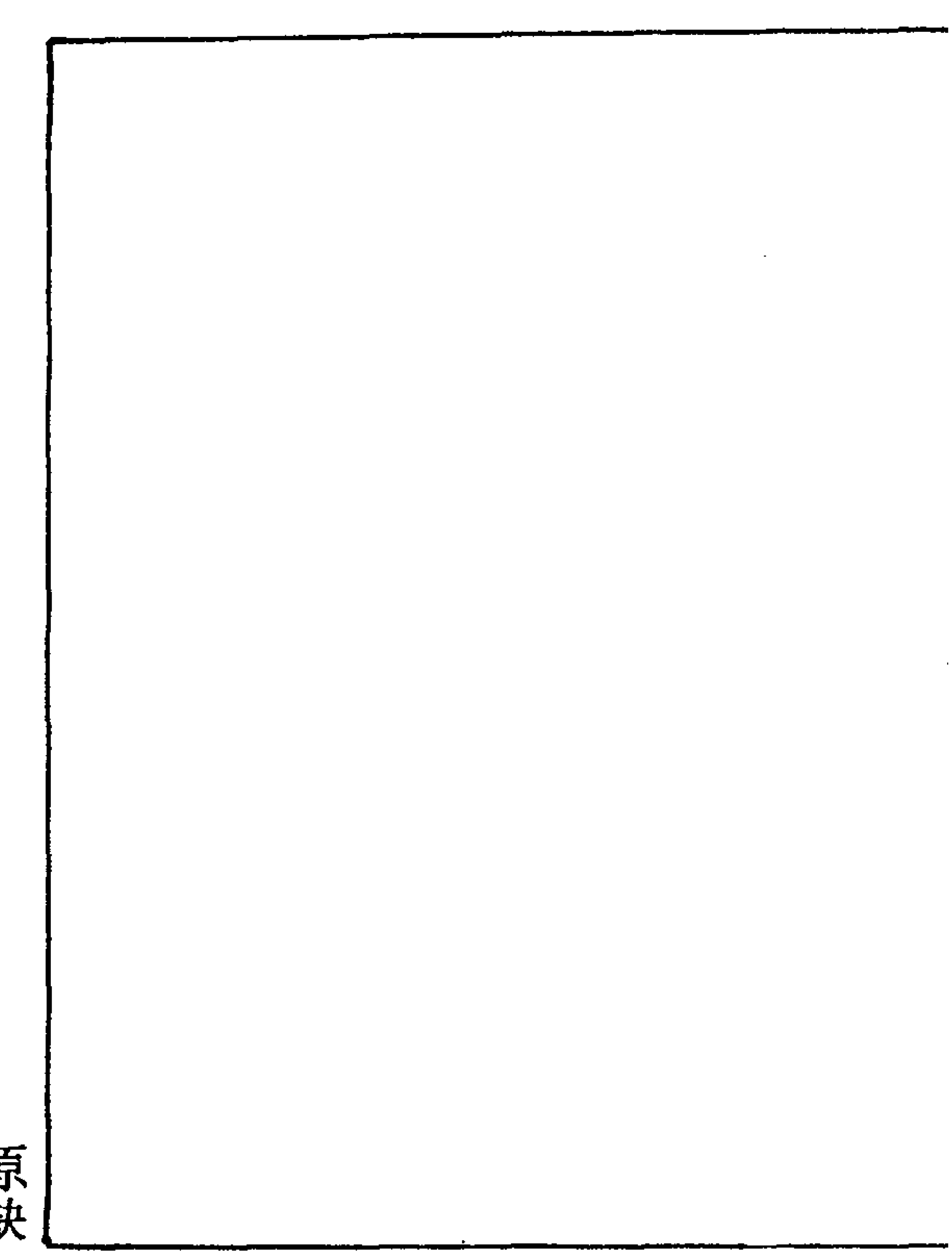
左傳詩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

昭德塞違不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己榮其茲心不爽

忠而能力不爲利諂古之遺直咸黜不端勿使能植

其二。

初學記



原缺

六藝論

漢北海鄭康成撰　　瀘溪胥飛濤校

六藝者圖所生也公羊疏

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皇郎遂皇也禮記疏

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仝上

方叔機註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

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仝上。按曲禮疏又引六藝論云遂人至伏羲一百一十七代

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于羣臣舉于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尚書疏

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書鈔引此句　禮者序尊卑之制崇讓合敬春秋者古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御覽

至周分爲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毛詩疏

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仝上

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爲傳訓以來始辨章句玉海引此文上或毛氏即題或在後人未能審也仝上

註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已意使可識別也釋文

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

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周禮爲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

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禮記疏並

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尙書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公羊疏

孔子旣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左傳疏

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穀梁疏

治公羊者胡母生董仲舒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公羊疏

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毛詩疏

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證也若禹觀河見長人皐陶於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於戶秦穆公白雀集於車是其變也仝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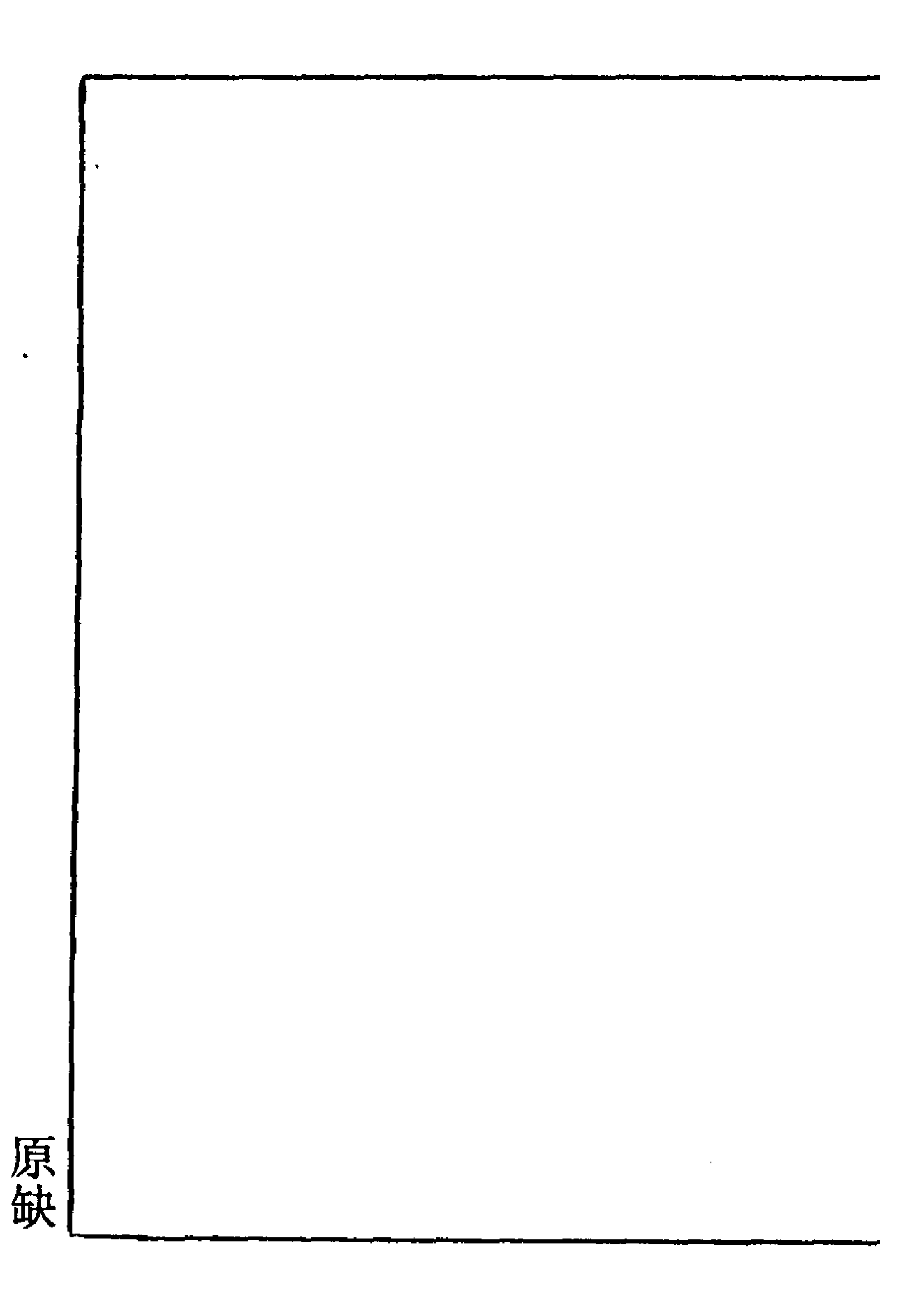
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

知根源故作孝經總會之孝經疏○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云敘孝經疑即指此

文王創基至曾傳聞商頌不在數矣孔子删詩時錄此五章豈無意哉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我有嘉賓亦不夷懌豈能忘哉景山商墳墓之所在也商邑之大豈無賢才哉松柏丸丸在於斲而遷之方斲而敬承之以用之爾松柏小材有挺而整布衆楹大材有閑而靜別既各得旅則寢成而孔安矣拱戒羣材而任以成國則人君高拱仰成矣是綱繆牖戶之義也路史

後紀

汪



原缺

聖證論

魏　東海王肅撰　　　　京水李[illegible]校

仲春仲秋冬至夏至

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

鄭注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

王肅難曰知日見之漏滅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

傳巳滅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夜短此其所以誤耳堯典疏

六宗

鄭氏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云安國注尙書與此同

張融評從鄭君於義為允大宗伯疏。按禮記祭法疏亦引聖證論云王

肅六宗之說用家語文而北堂書鈔引聖證論魏
明帝問王肅六宗竟處對曰坎為水離為火震為
雷巽為風艮為山兌為澤乾坤六甲子也又與家
語不同考後漢書祭祀志注說六宗凡十數家並
不引王肅說而以乾坤六子為六宗則出於王莽
劉歆祭法疏則并數劉歆孔鼂皆不言王肅未知
二說孰是要當以註
疏為正書鈔附焉

四罪

鄭氏以為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

王肅難曰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殛
之是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

適足為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舜典疏

五服

鄭氏以為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而別至於五十里相距為方萬里

王肅難曰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夸狄天下戶口

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稾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葢得之矣禹貢疏○按正義云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王肅所以難之以此知其爲聖證論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鄭注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

於人尊之則曰獻

王肅難鄭引家語曰吾聞之君取於臣曰取與於臣曰賜臣取於君曰取與於君謂之獻

馬昭難肅引禮記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況諸侯之中有二王之後何得不云獻也玉府疏

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

禮而行之所奔者不禁娶何三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耳

馬昭曰禮記本命曰中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合於中節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尙書大傳曰孔子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於織紝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傳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尹更始云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云三十盛壯可以娶女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經有夫婦之長殤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婦長殤

者何關盛衰一說關異厭溺而磿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也

張融從鄭及諸家說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鄭注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

王肅論云吾幼爲鄭學之時爲謬言尋其義乃知古人可以於冬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

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毛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三星參也十月而見東方時可以嫁娶又云時

尙暇務須合昏因萬物閉藏於冬而用生育之時娶妻入室長養之母亦不失也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爲期韓詩傳亦曰古者降霜逆女冰泮殺止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爲此驗也而京云歸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時來歸之言非請期之名也或曰親迎用昏而曰旭日始且何用哉詩以鳴雁之時納采以感時而親迎而周官中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於是時奔者不禁則昏姻之期非此日也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

功成嫁娶者行焉氷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女秋班時位也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詩殷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玄鳥生乳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凡此皆與仲春嫁娶爲候者也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嫁女娶妻之時秋以爲期此溱洧之詩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交昏於仲

春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說之五爻
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
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易之咸卦柔上
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皆說男下女召南草蟲之
詩夫人待禮隨後在塗見采蕨者以詩自興又云
士如歸妻我尙及氷未定納其篇義云嫁娶以春
陽氣始生萬物嫁娶亦爲生類故管子篇時令云
春以合男女
融謹按春秋魯逆夫人嫁女四時通用無譏文然

則孔子制素王之法以遺後世男女以及時盛年爲得不限以日月家語限以冬不附於春秋之正經如是則非孔子之言嫁娶也以仲春著在詩易夏小正之文且仲春爲有譏之言秋冬春三時嫁娶何自違也家語冬合男女窮天數之語詩易禮傳所載咸泰歸妹之卦國風行露綢繆有女懷春倉庚于飛熠燿其羽春日遲遲樂與公子同歸之歌小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之嘆此春娶之證也禮諸侯越國娶女仲春及冰未散請期乃足容往

反也秋如期往淫奔之女不能待年故設秋迎之期標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戒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陳晉棄周禮爲國亂悲傷故刺昏姻不及仲春玄說云嫁娶以仲春旣有羣證故孔晁曰有女懷春毛云春不暇待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謂蠶事始起感事而出蔽芾其樗喻慁惡夫熠燿其羽喻嫁娶之盛飾三星在罶孟冬之月參見東方舉正昏以刺時此雖用毛義未若鄭云用仲春爲正禮爲密也並周禮地官疏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

鄭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

王肅難曰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

鄭注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　正義云鄭意以爲同母兄弟母之親屬服大功是也所以是者以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而以母是我親生其兄弟是親者血屬故

降一等而
服大功
王肅難鄭云禮稱親者血屬謂出母之身不謂出
母之子服也若出母之子服大功則出母之父母
服應更重何以爲出母之父母無服又云同母異
父兄弟服大功者謂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故
服大功
馬昭難王肅云異父昆弟恩繼於母不繼於父肅
以爲從繼父而服非也
張融以爲繼父同居有子正服齊衰三月乃爲其

于大功非服之差互說是也竝檀弓疏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鄭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

王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

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

云有二祧正義云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畧如此不能具載

馬昭難王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

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

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

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

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

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二

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

堂七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

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

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

枝葉章京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其說爲長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昭七年傳云予敢忘高圉亞圉註云周人不毀其廟

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

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禘祫

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大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制疏並王

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鄭注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

王肅以爲夏同堯皆尙其紫色舜土德王尙白闕[illegible]土以生爲功東方生物之始故尙青土既尙青水[illegible]而用白也故殷是水德而尙白

禮器疏〇正義云王肅此說與檀弓緯候文乖不可用也

郊丘

鄭氏以爲天有六天丘郊各異

王肅論以天體無二郊卽圜丘圜丘卽郊又難鄭

氏謂天有六天天爲至極之尊其體秖應是一又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大皞炎帝黃帝五人之帝屬郊特牲疏○按正義具載鄭義曲排王說今不錄

社稷

鄭氏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正義云鄭必以爲此說者按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隰爲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

非地神

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

馬昭通鄭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

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

地乎

昭又通鄭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

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

社稷皆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

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

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

萹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

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

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

昭又通鄭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旣別不敢同天牲
句龍是土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縣絕
故云配同牲也
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
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
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
昭又通鄭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
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
得稱社也

肅又難鄭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功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爲后土鄭記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

昭又通鄭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按後漢書祭祀志注引王肅曰土五行之王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爲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爲之主日五

行之至也若社則爲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五祀

平土自列爲五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亦當屬聖證論與此同爲一條又御覽引聖證論能吐生百穀謂之土作孔晁云并附於此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玄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玄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徙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玄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

不得亂於周魯也鄭玄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
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
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玄旣以祭法禘嚳爲圜
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於
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
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
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
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玄說圜丘祭天祀大者
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

言知嚳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
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則圜丘圜丘則郊所在言
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
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
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
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
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啓蟄及將
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
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為天子郊祀之

事正義云如聖證論之言王肅所據經傳分明

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日至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

帝於郊服衮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白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為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弒禮俗未嘗相變而弒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

正義云按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

張融謹按郊與圜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

正義云又魯以轉卜三正王與鄭玄同周禮圜丘服大裘此及家語

服裘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裘冕著大裘象天臨
燔柴輟祭脫裘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通
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爲魯禮與鄭玄同
融又爲圓丘是祭皇天孟春祈穀於上帝又龍見
而雩此五帝之等並是皇天之佐其實天也融又
云祀天神卒執事而卜日圜丘既卜日則不得正
用冬至之日此是張
融之說○並同上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

鄭注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己其辭
未聞也

王肅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
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

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

也

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

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

六成復綴以崇

鄭注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正義云王肅讀天子上屬謂作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

王肅難鄭云六成而復綴以成其爲天子此家語

之文也

馬昭申鄭云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豈特

六成之末而崇之乎

孔晁又難馬昭云天子夾振用舞之法在於經典

並樂

記疏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王肅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

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

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賈士起大國上卿嘗

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爲大夫謂諸侯之卿
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
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
草於當時爲重是以平仲云唯卿爲大夫遜辭以
辟害也又孟子云諸侯之禮三年之喪齊疏之服
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此記云
端衰喪車皆無等又家語云孔子曰平仲可爲能
遠於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辟咎也
馬昭答王肅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

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者而肅云無等則是背經說也

張融評云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尚輕凉非王者之達禮小功輕重不達於禮鄭言謙者不異於遠害正義云融意以王肅與鄭其義畧同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王肅論云范宣子之意以母喪既練遭降服大功則易衰以母之既練衰八升降服大功衰七升故得易之其餘則否並雜記疏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王肅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依五帝本紀黃帝為虞氏九世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虞氏七世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肅又以祖宗為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肅又以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故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

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創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
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
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玄
注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
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
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
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
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
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

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玄以圜丘祭昊天最爲首
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后
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
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
同處又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
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玄鳥履帝
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讖緯之妖說

馬昭申鄭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

誰河圖云姜原履大人之跡生后稷大姒夢大人
死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明
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
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
震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
張融評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帝嚳
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
漢氏堯之子孫謂劉媼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
感而生文帝漢為堯胤而用火德大魏紹虞同符

土行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玄孫帝魁融據經典三代之正以爲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也一則稽之以湯武革命不改稷契之行二則驗之以大魏與漢襲唐虞火土之濟三則符之堯舜湯武無同宗祖之言四則驗以帝魁繼黃帝之世是武帝非黃帝之子孫也祭法疏○正義云此是馬昭張融等申義也但張融以禘爲五年大祭又以圜丘即郊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圜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非鄭義也

大伯端委以治周禮

王肅云委貌之冠玄端之衣也此傳言大伯端委
佯殖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然則文身斷
髮自辟害耳史記以為示不可用二人亡去遠適
荆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馬
遷謬耳左傳疏

王肅難鄭玄曰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使聖人卒
離不幸可得不痛悼而罪之乎非徒賢者說有罪
愚人亦不得不哀傷之也

王肅論孟夏之月天子行賞封諸侯慶賜無不欣

悅故左傳賞以春夏是也　張融評曰按洛誥成王命周公後封伯禽以周之正易屯卦云宜建侯據二經周人封侯不以春秋也　束晳總論曰月令所紀非一王之制凡稱古者無遠近之限未知夏封諸侯何代之典秋祭因邑夏乎殷乎而王據月令以非祭祧鄭宗祭祧而疑月令無乃俱未通哉莫若通以三代說兩氏而不俱一也

王肅論孔子但說宜服與否未說服之輕重故子游處以大功也所執如前注又引孔子家語曰邾

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爲之服因顏亥而問禮於孔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母昆弟從爲之服不同居者否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張融曰與己同母故服大功而肅云從繼父而降豈人情哉自孔子畏匡此並從通典鈔出全文未詳

王肅論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即軻也軻少居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也御覽前漢書注引聖證論云孟軻字子車

鄭衆說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書鈔

八尺曰仞尚書洪範疏○案周禮匠人疏引王肅依爾雅四尺曰仞深二仞八尺與廣二尋不類

昔國家有優曰史利漢氏舊優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爲誕而不信也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類聚

序錄

隋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尚書六卷唐志五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唐志四卷春秋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

洪氏隸釋隸續曰石經尚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篇十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無逸篇百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者漢儒傳伏生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孔

安國尚書漢人雖有爲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官永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亡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鴻艾劭逸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毋女之類是也孔氏敘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但云高宗饗國百年與爾范史云蔡邕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與堂谿典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

下至有行路𢧐蘭臺漆書經字者靈帝乃從諸儒
之請刊石立之太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
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
八碑其十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
毀北齊徙之鄴都至河陽岸頹半没於水隋復載
入長安有易一卷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
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
繕者至用爲柱礎唐初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
則石經之散亡久矣本朝一統時遺經斷石藏於

好事家猶崑山片玉不多見予既集隸釋因以所有鑱之會稽蓬萊閣　又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樞作蓲數字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葢叙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爲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爲然也　又儀禮

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磨滅字畫比
他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
立於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旣已
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
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
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疏畧也
又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
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
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不可

考繹蓋嚴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爾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磾蔡邕名今此本有堂谿典馬日磾趙隇下一人闕劉弘張文蘇陵傅楨八人姓名論語碑亦有左立孫表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又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甚異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

違若置其杖買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
諱志順宗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
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爲高帝諱也此碑
邦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尙書安定厥
邦皆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違避此諱也
謨按朱氏經義考於隸釋隸續所載石經刪去其
殘字而引其跋尾翁覃溪侍郎云殘字既不載則
跋尾亦無從考證矣悉爲補入今並從補正經義
考錄

石經

漢　陳留蔡邕本　南昌喻存棻校

命孔本作身何相及　闕　散孔作儉下闕言以人維舊孔舊上有求下闕二

字殺孔作求舊下闕有志女毋翕侮成人毋流孔作汝無侮老成人

無弱下闕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孔作乃口下闕民之承保后

胥高孔作臧鮮以不浮下闕試以爾孔作遷遷安定厥國孔作

邦今孔無女不下闕其或廸孔作稽自怨孔作怒下闕永孔作誕勸

東觀餘論永勸上有女字叕今其有今罔後女何下闕之勞爾先予

不下闕于茲高后丕乃知孔作崇降罔疾以下闕能廸古我

先后闕下民女有近孔作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闕下與降不永於戲孔作崇降弗祥嗚呼今予闕下絕遠女比猶孔作分散念以相從各翕孔作設中闕下建乃家般孔作盤闕一字既闕下衆白女罔台民孔作無戲怠勛孔作懋建大命今我孔作下闕予凶德綏孔作繇績闕下今無孔作爾惠謂孔作朕闕東觀餘論爾惠朕下有曷字祉孔作震動萬民以遷肆上闕下乘孔作隱哉予其勛孔作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已上盤庚三篇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罔天既付孔作孚東觀餘論天既付下有命字已上高宗肜日篇

厥遺任孔作王父母弟不迪乃維白方闕下不祈于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已上牧誓篇 伊孔無 鴻孔作洪 水曰孔作汨

陳其五行帝下闕 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孔作乂 用三德

下闕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下闕 食二曰貨三曰祀

四曰司空下闕 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下闕 明人

之有猷有為使羞其行而下闕 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

毋黨下闕 為天下王三德孔三上有六 一曰正直二下闕 家而

孔無 凶于而國人用 闕 頗辟孔作僻下闕 乃心謀及卿 闕 謀

及厥民孔作人已上洪範篇 維天命元孔元作無違 朕不敢有下闕

刪時維天命王曰告爾孔無二字 多下闕 茲雒孔作洛 予維四

方邑攸賓亦維爾下闕有年于茲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已上多士篇嗇孔作穡之艱難乃劮孔作逸乃憲孔作誕既延孔作誕不孔作否則侮厥下闕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度孔作治祗懼下闕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孔作享國五十有九年自時厥後下闕功田功徽柔懿共懷保小人孔作民惠于矜孔作鰥下闕酒孔作淫母劮孔作逸于遊田維闕共孔作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母兄孔作無皇曰今日下闕厥不聖聽孔作人乃訓變孔變上有之乃亂正刑孔正上有先王之至于下闕則兄曰孔作皇自敬德厥衍曰朕之衍允下闕公曰於戲嗣

王監于茲孔監上有其巳上無逸篇道孔作終出于不詳於猷君闕

白時我巳上君奭篇我則致天之巳上多方篇常伯

常任辟孔作準下闕亂孔無謀面用下闕于厥邑其在下闕有會

孔作俊心以敬事下闕王維厥孔厥上有克度孔作宅心乃下闕受

茲孔作此丕丕其孔作基於戲下闕且以前孔作巳受人之徹孔作

徽言下闕訓德孔德上有于是罔顯哉孔作在厥世下闕王之鮮

孔作耿東觀餘論王之鮮上有文字光以揚武王巳上立政篇几乃闕

召大保下闕通孔作達殷就孔作集大命在下闕非幾茲即孔作

既下闕黼衣孔作扆巳上顧命篇

右尚書殘字

帷毛作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葛屨下闕汾一曲言采其
藚彼其之子美下闕之誰知闕一字毛誰上有其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下闕父兮父闕一字毛無曰嗟予子行役夙
夜毋毛作無已尚毛作上慎下闕哉猶來毋死　陟岵三章
章六句　十下闕兮毛作猗不稼不嗇毛作穡胡取禾三百
廛兮不狩不下闕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欿欿毛作
坎伐輪兮下闕毋食我黍三歲宦毛作貫女莫我肎顧逝
將去女下闕宦女莫我肎勞闕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

下闕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闕句山

有蘦毛作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下闕酒食胡毛作何不

日鼓瑟且以喜樂下闕既見君子云胡其憂楊下闕

右魯詩殘字

東向主人下闕卒爵坐奠爵拜執下闕人盥洗升媵觚于

賓下闕上拜受爵于筵前下闕首公答拜媵爵者立下闕媵

爵者執觶待于下闕公坐取大又石經儀禮殘碑上闕郊

請反闕七十一字以君命聘于闕六十八字善乎授上介幣闕六十九字賜使者幣使者闕六十八字上介至亦如之闕六十八字

練冠以受聘闕七十字哭出祖闕七十一字食歸下闕上取闕七
十四字嘗闕七十二字佐食闕四字于闕六十七字卒闕四字相闕六十五
字取闕三字坐闕二字興闕六十五字組堂夏位至婦闕足
闕于闕六十五字爵闕六十字儀下闕
右儀禮殘字經義考補正云按此二段在洪氏隸續顧亭林石經攷失載
翟者何公子翬闕一字何以不稱公下闕桓於是謂桓曰
吾爲闕三字矣隱曰下闕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闕二字
之石踖板本作腊立下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闕一字之
邑也君爲下闕仲子板本有也字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闕一

字爲桓立故下闕諸侯四諸公者何諸闕一字者何天子
三公稱下闕相處乎內始闕一字諸公放板本作昉於此乎前
此矣前下闕其成也自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板本
有也字吾下闕後爲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弟
毋兄稱兄凡闕五字之大夫也此下闕之邑也天子有闕四
字諸侯皆從泰山下闕而葬不日卒赴而闕一字不告公
曷爲與微者下闕大夫之未命者也　十年此公子翬
也何下闕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下闕
國也何从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試板本作弒也試下闕葬

板本有不繫闕一臣子闕二薨何以不地不忍言巳
以爲字不繫字字
上隱公何易之也易之則其下闕諱取周田也諱取巳
上威公十有四年何以字闕一記異也何異下闕則至無
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麐而下闕乎隱祖之所逮
板本闕一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下闕不亦樂乎堯
作遊闇字
舜字闕二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巳上哀公有傳桓
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下闕何以書記災也
卅年顏氏言君出則巳入下闕顏氏無伐而不言圍
者非取邑之辭也十下闕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

礴臣趙陟議郎臣闕二字　臣劉宏郎中臣張延臣蕭陵

臣傅楨雜

右公羊殘字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下闕本本立闕一字　道生下闕曰道

生孝下闕曰道千乘之國敬事下闕使民以時　子曰弟

子下闕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下闕君子不重則不威

學則下闕與意板本作抑子之與子贛板本作貢曰夫子闕五字以

得之夫子之求之也下闕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

行知闕五字禮節之亦不可板本有可字行下闕焉可謂好學已

矣板本作也已下闕而無諂富而無驕下闕告諸往而知來
下闕人之不下闕章已上學而篇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
之下闕乎板本作于學世下闕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
闕字一何下闕曰生下闕葬之以禮祭下闕以別　子夏問孝
子曰色難有下闕勞有下闕孝下闕廋哉人焉廋板本有哉字
子曰溫故而知下闕子下闕器子贛問下闕乎異端斯害也
已　子曰下闕子下闕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下闕之下闕
子曰書云孝乎板本作乎惟孝友于兄下闕也周因於殷禮
所損益可知下闕已上為政篇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不仁如樂何　林闕十一字與對曰不能子曰闕五字山不
如林放闕九字也射下闕曰起予板本有者字商也始可下闕子
曰下闕殷禮吾下闕也却其說闕三字天下也其闕一字示諸
斯乎下闕如神在下闕於二代郁郁乎下闕太廟下闕子却禮
下闕禮下闕也下闕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下闕往下闕門國板本
作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闕一字管氏下闕却禮下闕吾未嘗
不得見也從者闕二字出曰下闕無道也久下闕觀之哉凡板本
廿六章　已上八佾篇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板本
有也字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下闕顛沛必於是

子闕二字未見好仁板本有者字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
尙之下闕過也各於其黨闕二字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
道夕死可也板本作矣下闕子懷刑小人懷惠子曰放於利
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下闕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
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下闕曰父母在不遠
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下闕已上里仁篇
有三年之愛於闕一字父母板本有乎字　子曰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難矣哉下闕君子板本有亦字惡乎子曰有板本有惡
字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板本有流字而訕上者惡下闕之

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年卌（板本有而字）見惡焉（廣川書跋云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與隸釋不同）其終也已凡廿六章（已上陽貨篇）

枉道而事人何（闕一字）去父母之國（板本作邦）（闕一字）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下闕）子曰鳳兮鳳兮何而（板本無而字）德之衰也（板本無也也）往（闕三字）可諫也（板本無）來者猶可追也（板本無）執車（板本作輿）者為誰子（板本無）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板本有也曰二字）是知津矣（下闕）若從避（板本作辟）世之士哉櫌（板本作耰有而字）不輟子路（板本有行字）以告（板本有夫字）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下闕）轂不分孰為夫子

置板本作植其杖而耘板本作芸子路拱而闕一字止子路宿殺雞下闕禮板本作義如之何其廢之也板本無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下闕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以乎板本作而已矣謂虞仲夷佚板本作逸隱居下闕少闕陽擊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下闕

已上微子篇

交於子張子闕一字曰子夏闕一字何對曰子夏曰可者闕四字者距板本作拒下闕子夏曰雖闕五字觀者爲致遠恐泥是以下闕其事君子學下闕子夏曰小人之過下闕曰下闕子夏曰大德闕五字出入可也　子游板本

作游闕六字子下闕君子之道爲可闕二字有字闕一有孚有其

唯聖人下闕仕而下闕曾子曰吾聞諸板本有夫字有子人未有

自致也者板本作者也必也親喪乎闕一字子曰下闕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贛曰紂之闕一字善闕一字是其板本

作之下闕贛曰仲尼焉學子贛曰文武之道未墜板本作墜於

地在人賢者志板本作識其下闕告子贛闕一字贛曰辟諸板本

作宮牆板本作牆賜之牆闕二字窺見室家之好夫下闕尼不

可毀闕二字人之賢者丘陵也闕二字踰也仲尼日月也

下闕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

猶天之（下闕已上子張篇）不蔽蘭在帝心朕躬有朋毋（板本作無）以萬方萬方有（闕一字板本有有兩罪字）在朕躬（下闕）歸心焉所重民食喪（闕一字）寬則得衆敏則有功（闕一字）則說（下闕）不驕威而不猛于（闕一字）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闕一字）民之（下闕）尊其瞻視儼（闕三字）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下闕已上堯曰篇）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闕一字）字賈（板本作沽）諸賈之哉包周（闕四字）蓋肆乎其肆也（闕一字）周（下闕）曰言（闕一字）一而在於蕭牆之內盡毛包周無於（下闕）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　工陳興刻

右論語殘字